

艾格尼斯熟門熟路地往目的地走去。夜已深，鬧區街巷卻仍然霓燈閃耀而燈火通明。她給埃利卡多披了件大衣，就怕她一路皺著眉頭到店裡。

「別皺了，引起注意會很麻煩。」

她淡淡道，卻沒想過自己是吸引目光的那一個——敞開得只要微微彎身便會春光外洩的絲質襯衫，緊貼著臀部線條的皮褲——埃利卡上下掃過了後輩的穿著，不得不承認這人的確有穿這套衣服的本事。她嘆了口氣，繼續催促著後輩帶路。

「再確認一下順序。」

埃利卡淡淡道，要求主導此次行動的艾格尼斯再次彙報，卻得到紫髮人兒挑眉：「怎麼？沒來過這種地方很緊張？」她笑了笑，「喝下變身藥水、尋找目標、吐真劑伺候，結束。」艾格尼斯依序撥著白皙的手指，特意強調此次任務有多麼容易。

「吐真劑……我倒要看看妳怎麼讓他喝下。」

埃利卡促起眉頭，對於後輩掌握了大部分的主導權感到不安。卻見艾格尼斯依舊掛滿自信的微笑，「妳只要負責應付緊急狀況就好。」她說，彷彿只要埃利卡看她表演便是。

兩人在暗巷喝下變身藥水。艾格尼斯伸手順過長髮，髮色在指尖徜徉中由紫轉銀，原本的紅眸也在睜眼瞬間幻化蔚藍。更顯英氣的五官出現在她的臉上，艾格尼斯回頭看去，這才發現埃利卡的樣貌幾乎沒什麼改變——頭髮長了，樣貌隱隱約約也還是看得出她原來的樣子——思緒轉了圈，隨後表示理解似的點了點頭。

「好了媽咪，外套脫掉。」

「妳叫誰媽。」

*

震耳欲聾的音樂，混雜著酒精和刺鼻的不知名煙味。埃利卡的眉頭鎖得死緊，在昏暗的室內裡抬頭張望。

「埃利卡、」

走在一旁的艾格尼斯用手肘輕觸：「在那裡，右邊數來第三個。」她靠近埃利卡的耳畔說道。

循著視線看去，身穿黑色皮夾克的褐髮男子在熱鬧的夜店裡獨自飲酒。埃利卡點了點頭，邁開步伐的同時卻被艾格尼斯推到柱子後方。

「拿著。」

艾格尼斯將幾乎快喝光的曼哈頓塞進埃利卡手中。水平面微晃，好在她穩住了手才沒灑出來。

「妳——」

正打算出聲抱怨後輩的粗魯，卻見那人眼明手快的拿出一掌大小的玻璃瓶，撥開軟木塞後便將液體混入酒水之中。還不知道艾格尼斯到底有何打算，怎麼可能讓一個男人喝下陌生女人送來的酒？

「艾格、」

「噓。」

她知道埃利卡一定會懷疑，但如果太詳細敘述做法又怕綁手綁腳。艾格尼斯將指腹輕貼在唇前，接過了混有吐真劑的曼哈頓，「一定會順利的，都喝過福來福喜了。」又是一抹滿是自信的笑容。她移開手指，將沾在指尖的嫣紅抹去後往男人的方向走去。

女人的身形妖嬈，引人目光的胸脯很快地吸引了男人的目光。埃利卡將視線穿越人群，不一會兒就看到她和目標有說有笑地聊了起來——接著將手摸上了男人的大腿。

「她該不會……」

埃利卡望著她變本加厲地坐在對方身上。情人似地親暱地攬住頸肩。男人的嘴角上揚，彷彿口水都要滴出來似地望著投懷送抱的女人。粗糙的手在艾格尼斯的臀部和腿間游移。看得埃利卡不禁握緊拳，總是冷靜的她因為後輩的魯莽而顯得有些急躁。

艾格尼斯是個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女人。

她只能站在遠處觀望，看著她的後輩仰頭飲盡酒液——嘴對嘴地將混有吐真劑的調酒餵入陌生男子口中。

*

「——大概是這些情報。吐真劑絕對有效果，不用擔心。」

夜店角落，艾格尼斯抓了抓自己的銀髮。時效過後退回了深紫，眼眸也變回鮮紅色。她望著一言不發的埃利卡，難道是生氣了？試探性地拍了拍她的手背：「有達到目的這些不算什麼。」而且她也漱過口了。

「……為什麼不跟我說。」

她雙手環胸，抽著菸的模樣更顯得對方似乎相當不悅。卻見艾格尼斯輕笑了聲，「我說了妳還會讓我這樣做嗎？這是最有效率的。」知道埃利卡一定不准她這麼做，所以只能先發制人了。

「下次別這麼做了。」

雖然結果是好的，打聽的情報也很有價值。但就是看不慣後輩的作風。艾格尼斯看著她長吁一口灰煙，「所以妳是擔心我囉？」女人笑著，「真是的。都合作多久了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能耐、」她攤開手，得了便宜又賣乖的模樣讓埃利卡又重新瞪向她。

「不過也是因為有妳在我才敢這麼做，我很感謝——」

女人自顧自地說著。說到這裡埃利卡才覺得有些不對勁，正當她要出口打探她是不是也不小心喝到什麼——

「——而且我很喜歡妳喔。」

艾格尼斯吐出的話驗證了她的擔憂。